

毕业离校的学生们,多把最后毕业的母校尊称为母校,事业有成者还专门成立校友会,每年一次返校朝贺。但在在我看来,小学校才是人生接受教育以来,更值得学子们尊重与怀念的母校,若排位我认为她为第一。虽说众多才子均出自高校,但没有小学启蒙老师的点拨作基础,也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莘莘学子们要深深地怀念她,尊重她。

1949年,我年满六岁。1951年,在小学招生中,我荣幸地成为新中国早期小学生中的一员。时年全区统一实行“五年一贯制”,翌年,全区落实小学“四二”学制,即一至四年级为初小,五六年级为高小。由于学制的改革和其他原因,我自愿从一年级开始,依次读完初、高级小学。

回顾初建的本村小学,规模相当简陋。校舍、教学设备、教具和桌椅等,要么没有,要么太过于简单。校舍,是一个独立的小院,北有正房三间,东西配有厢房,南有遮风挡雨的门楼,这是原村公所办公

人生第一个母校

陈俊岭

的地方,当年只稍做修整,就用来给学生上课了。之后因生源增多,又扩充了临街处的原财主家住房,同是正房三间并配有东西厢房的模样,其地理位置在先前立校处之北,故时称北校。南北校统一为村完小。学校领导机构、教师办公均在南校,早先时候,北校学生上下课,均由南校来人手摇铃铛告知,一天得往返南北校多次。

教学设备、教具,太过于简单了。其中的黑板,一直是教师教学必备的用具,那时的学校,只能找村里的木匠用木板打制,打成后给使用的一面涂上墨汁,即

交付使用。当用粉笔多次写过和多次擦拭后,版面呈黑白相间的颜色,再写出的粉笔字就不那么清晰了,于是再需补涂墨汁。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了。桌椅,我记得在最早的几年里,不同的年级使用的桌椅并不一样,一二年级的桌子是用泥腿腿,桌面用高粮杆儿铺设,然后上面抹上泥,凳子一律由学生从家里自带;三四年级一般用的是两人共用的旧桌椅;五六年级用的则较好一些。

70余年了,学校逐年在发生变化,如今更是今非昔比了。一直居住在村里的

我,目睹了村内小学校的发展变化。校舍规模、标准由临时用房过度到区政府拨款新建,后来由最初的土坯房升级到砖木结构房,又在20世纪末建起了教学楼。过去因教室紧缺,学生曾一度采取二部制上课,而现在的教学设备不仅齐全,连那些功能完整的各类馆室还在不断地增添,这是何等的发展速度!我这里只是观其外表加以赞赏,当走进校园后目睹了母校的芳容之后,那才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感到惊叹不已。其实,在家里与孙辈们接触时,不妨让他们讲述一些这方面的情况,我想他们所描述的会更加绚丽多彩。现在的孩子们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适应能力,远远地超越我们这代人了,相比之下我们才意识到早已落伍了。

作为当初的一名儿童,我为母校骄傲!祝愿母校在新时代成为众多德才兼备好学生的摇篮,为造就国家栋梁之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忆臧克家忘年之交

果亚

王昌定是著名诗人,在我国诗坛久负盛名。

王昌定与诗坛巨人臧克家关系亲密。

臧克家曾送给王昌定一套12大本的《臧克家全集》,每本重约1公斤。王昌定说,不仅重量是沉甸甸的,它的内容更是沉甸甸的。它是细流汇成江河,它是臧克家用生花的妙笔为自己写下的丰碑,它是臧克家一生的真实写照。

臧克家老人在96岁高龄时给王昌定写过一封短信(有别于手机“短信”,此短信是用笔写的、邮局寄的信),通过这封信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短信实录如下:

昌定战友:

得贺卡,始知您曾因病住院,我毫不知,甚念,甚念。

老友凋零,健在的,也多在病痛之中。我已96岁是一个‘不倒翁’,一切平稳,杂事多,新年,旧年,对我说来,如同过关。你比我年少些,应该恢复得快些,我如此盼望着!

握手!

克家
2001.1.1

当问及此信时,王昌定无不动情地感叹:臧克家老人虽近百岁,依然洋溢着对故旧的深情,这是很感人的。

20世纪三十年代末从高中起,《烙印》《感情的野马》《范筑先》《老马》《洋车夫》当年都能背诵,现在仍记忆犹新,一直读到老人90年代的诗篇。

臧克家老人的诗对王昌定的影响很大。臧克家的长诗《古树的花朵》亦即《范筑先》,它大大点燃了王昌定的抗日激情与对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

王昌定于1979年夏秋之际,在北京初次与臧克家相识,受臧老之邀共进晚餐,晤谈甚欢。从此与长他19岁的臧老结下了忘年之交,并传为诗坛佳话。

1980年臧克家老人在题赠给王昌定《纪感》的条幅中写道:“必达宏标远,间关不计程,双肩千石重,白发万根轻。”这是导向人生轨迹绝妙的寄语箴言,令王昌定过目不忘、铭记终生。

臧克家可谓是我国诗坛公认的大师、巨擘!臧老对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独到的见解,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路,既不厚古也不薄今。他对新人更多的是关怀与鼓励。他对同辈也很尊重。他的才智、性格、人品、格局铸就了他的诗。他在诗的海洋里自由地遨游了七十载,他老人家对王昌定的影响是深远的。

王昌定在悼念百岁人民诗人臧克家时感慨到:克家同志,我不需要给您加任何冠冕,您是当之无愧的人民作家、人民诗人。他忆及二十余年与臧克家忘年之交,不禁悲从中来,夜不能寐。

天津的第一场雪

刘梅仙

清晨醒来,掀起窗帘外望,大地披上了一层洁白的婚纱,银装素裹分外好看。

这是我来天津后,邂逅的第一场雪。

饭罢,沏一壶老白茶,在茶香缥缈中,就着窗外飞舞的雪花,轻抚一曲《送别》。今日立冬,大雪和节气结伴同行。一小时后,美丽的雪景刷爆了朋友圈。贪玩的我不淡定了,撇下古琴,全副武装后出门与雪来一场亲密接触。

冲出门的我,贪婪地享受着眼前的美景。洁白无暇的雪花,纷纷扬扬密密匝匝从天空中飘落下来,宛如美丽的银色蝴蝶在翩翩起舞。雪,越大越大,雪花漫天飞舞,似烟非烟,似雾非雾,仿佛整个世界都笼罩在茫茫大雪之中。我心花怒放,脚踩在雪上发出“吱吱呀呀”欢愉的声音。小区花园的花台上,早已被几个可爱的孩子占领。他们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头戴羽帽,带着手套的双手忙个不停。一个穿红色衣服,大约五六岁的小女孩,左手握着塑料铲子,右手提着满满的一桶雪,奔跑着。我有些好奇,目光追随着她望去,哦!原来有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正在堆雪人,她在帮忙运雪呢!

有的小朋友双手捧起矮灌木上积压的厚厚的白雪,昂脸望天,奋力地将手中的白雪撒向空中,“咯咯”的笑声回荡在小区里……

灌木丛的上方是几棵银杏树。呼啸的北风将树冠上的黄叶吹落满地。有的静静地躺在大地雪白而温暖的怀抱里,尽情地酣睡;有的落叶被银白的“雪绒被”覆盖着,只露出叶子的尖尖一角,黄澄澄的,在周围白雪的照射下金光闪闪;有的银杏叶子在凛冽的寒风中,卷缩成一个金钟罩的模样,匍匐在雪地里。又一阵寒风吹来,树上的叶子如彩蝶般打着旋儿,迎风翩跹。

最让我牵挂的是灌木丛旁边月季园里的成员了。一夜风雪后,她们现在都安然否?紧走几步来到月季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枝含苞待放的香槟色的月季,微张着她的樱桃小口,似乎在向我诉说着什么。她的头顶落着一撮小白雪,像一顶暖绒绒的小帽扣在头上。另一处如成人手掌般大小,开得正起劲的紫色月季,花瓣与花瓣之间的缝隙中,早已嵌入了许多晶莹剔透的如水晶般的冰糖籽,顿时显得荣华富贵起来。

轻飘飘的雪一直下着,像鹅毛,又像蒲公英的种子,又如天空中撒下的千万颗洁白无瑕的珍珠。感恩大自然恩赐的美景!瑞雪兆丰年!在天津邂逅今冬的第一场雪,真是一种美丽的缘分!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

十月的底色

孟宪华

应该是红色的。中国红 簇簇红杜鹃摆POSE“我爱的模式 你中国”

就像我深深爱着的十月 看不见的是无数先烈,血染染华夏

门前的红灯笼高高挂 刘胡兰 黄继光 董存瑞 院子里红苹果山楂红 邱少云 雷锋 孔繁森…… 枣红石榴…… 一些人倒下,一些人站起来

马路上门店和单位门口, 这不可逆转的红色 迎风飘扬。公园里 不是在山川流淌,就是在 朵朵玫瑰组成了“祖国 大地里发芽 生长 开花 万岁” 结果



摄影 朱京立

父亲的自行车

北方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有一辆又大又笨的老式自行车,它像老黄牛一般跟随父亲,一跟就是几十年。

自行车是二八式的,前边有个横梁,横梁上放个椅垫,样子笨拙,身量沉重。即便如此,几十年来,父亲一直视为珍宝,经常把自行车擦得明亮干净,给车胎打气,给轮盘擦油,不敢有一丝马虎。

小时候,父亲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不能常常回来,母亲承担了家里的全部,既要照顾我们兄妹六人的生活,还要下地干农活。心灰意冷的父亲每次回来,常常顾不上吃饭,自行车后座绑上铁锨、麻绳,化肥、农药、种子,驱车直奔田间,一干就是一天;每到盛夏,父亲骑着自行车去打猪草。有时,后坐上拴个大大的罐子,到几十里的市内驮酒糟,到家时已经很晚,衣服常常湿透了,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拖着疲惫的身子,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穿梭,是怎样把这几十斤重的酒糟驮回家的。

77年恢复高考,父亲一连几夜睡不着觉,他感到日子有了新的希望。为了支持姐姐哥哥高考,父亲骑着自行车到市内各文具店买便宜的学习用纸和笔墨。那年冬天,上小学的我晚上忽然高烧不止,母亲抱起我直奔当地小医院,打针、输液,忙得不可开交,正巧父亲来了,他气喘吁吁急切问我病情,当得知高烧减退时,才放下心来。输完液,母亲把我围好抱着我,坐在父亲自行车后面,顶着刺骨的寒风骑到了家。

就在我们渐渐长大,有了稳定的工作时,辛劳一生的母亲不幸去世了。从此年迈的父亲成了一只孤雁,我们多次劝说父亲和我们儿女轮流过,父亲执意不肯,他

说:“你们工作忙,不能打扰你们,有自行车和我就伴就行了。”

后来,父亲住上了公寓式住宅,我们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骑车十分不安全,就商量着准备把自行车处理掉,父亲一听急了,“没事的,现在骑车是骑不了了,我可以用车当拐杖,还可以放点东西,推着它溜个公园。”

我们渐渐理解了父亲,因为这个自行车有母亲的温度,有父母拉扯我们从小到大生活的印记,父亲怎能舍得扔掉呢?多少次,我看到年迈的老父亲默默对着这辆老铁驴发呆。

后来,在我们多次劝说下,父亲同意打车出行,父亲心理明白,自己是连推车的力气也没有了,陪伴的自行车啊,不是你不能为父亲效力,而是主人越发衰老!

一天,父亲郑重其事把我叫到跟前,“老四,你家宽敞,这,他跟随我大半辈子,风风雨雨,今天送给你,你上班图个方便。”其实父亲知道我们家早已都有了汽车,地铁通到家门口,马路上随处可见可种各样的扫码车,谁还用这又大又笨的自行车!但我知道,父亲执意要留下来这辆老铁驴的分量,当我推着这辆被父亲保养的锃亮的老铁驴回家时,一路上我泪流不止。父亲实在无能为力了,他知道自己日渐衰落的身体,才把这辆自行车转赠给我,我知道父亲是多么不舍啊。

不幸的是,两年前,就是在人间最美的秋季,92岁的老父亲因为摔了一脚,加上年龄太大,无力抗争病魔,永远离开了我们!每当我看到这个跟随父亲多年的老铁驴,仿佛又看到了父亲,看到了父亲为我们一路风雨兼程的身影。

阴雨过后

震满天

学香

从连绵不断的阴雨里走回来,感觉家里真暖和!已经连着下了两三天的雨,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湿透了的感觉。平时污突突的人行道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每一块砖都显得那么洁净可亲;十月的树还很绿,但是已经有许多金黄色叶子飘落在湿漉漉的地面上;运河边的柏油坡路已经被雨水冲刷得发亮了,许多地方还有了积水,汽车一过,溅起挺高的水花儿;运河在雨雾中朦朦胧胧着雾一般,河边没有了晴天里的人群,到处显得宁静安逸,偶尔的行人打着伞沉静地走过——世界在雨中显得宁静且安详!

一场秋雨一场寒呀,已经有人穿上薄棉袄了!时光就这样随着季节更替着,春花已经变成果实,夏风也随雨水走远,秋意已经如同高挂枝头的灿灿的柿子,冬雪已经在路上——岁月就在这一年中一季中缓慢而急切地走过、走着,人们也在光阴中变化着容颜与心态,一如那河边的白杨树,从幼苗到茁壮,抑或如那老槐树,在雨天里生出许多披地而起的幼苗,她望着她的孩子们,宁静而安详!

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时空断裂的感觉,比如我遇到一个人,我发现他好像一夜之间白了头发似的,印象中那个翩翩少年怎么一下子就苍老了呢?岁月无声地从每一个生命个体中划过,他什么都不说,一切都写在人的额头、面颊、心灵上。

岁月走过我们,我们也走过岁月,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人间最美是心安,当我从运河边的雨水中走回家的时候,家门上那个大大的福字就让我十分温暖!

哦,明天,就要雨过天晴,天空一定很蓝,说不定还有霞光满天……

旅行的魅力

沐雨

每当我背上行李走出家门,走出生活的城市,就是进入了旅行,进入了一个持续的崭新世界,也就是进入了新的生命之程。

没有目的,没有预计,只是出发,只是上路,一任感觉去选择道路,每到交叉路口,随心选择,放飞身心。

这时你独对纷至沓来的世界——新鲜和未知,才真切感受到了自身的存在。为什么平时没有如此的感觉呢?你平时面对的是熟悉的人、环境。即使你眯着眼睛也能从单位经过街道走回家门。街景、人流、路边的树林你都已熟视无睹了。你的熟人你也有了如指掌,每天说些客套的话,无话找话的话。

世界仿佛已经对你不存在新的价

值,更像是一个居住容身的场所。可是你一旦上路,你就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对每一件进入感官的东西都会敏感、注意,一种新奇、恐惧刺激你,调动了你的心 and 感官。你有一种同世界或者说实际上同你自己生命的遭遇感,因为只有在这时你才真正是一个人独对一切、独对一个陌生的世界。没有一丝熟悉,不论是一个人,一条道路,路旁的景致,一个小镇,一家小客店……

我曾多次骑摩托车独自无目的无目标的旅行。每天早晨从旅店醒来,匆匆吃了早餐,收拾行李,在准备继续出发时,一种恐惧、兴奋,心跳不由激荡全身,不能自己,一直持续到骑车上路。不知道今天将

爱心餐

谷永建

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突袭中原大地。

王力带领的三人抢险小组,一直紧锣密鼓地转移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忙得中午饭都没顾得上吃,临近傍晚,这才饥肠辘辘地走进一个小饭馆,每人要了一碗面,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这家饭店的面真实惠,放了这么多的肉,看着就有食欲。”王力乐呵呵地说着。他吃一口面,嚼一块肉,转眼功夫,满满的一大碗面下了肚。他惬意地拍了拍鼓鼓的肚子,来到服务台前,掏出手机要扫码结账。

“老板,你的微信二维码呢?”王力的目光在服务台上寻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收款二维码卡片。

老板微微一笑,答非所问:“你们吃饱了吗?锅里还有,吃完再去盛。”

“饱了,饱了。”王力唇齿之间飘着肉香,满意地看着老板又问道:“我要结账,你的收款二维码呢?”

“被洪水冲走了,新的还来不及做呢。”老板解释说。他的话正好被出来收拾碗筷的妻子听到了,她眨巴着眼睛,诧异地望着老公,心想:“店里的收款二维码刚才还在桌面上放着,老公咋说被洪水冲走了呢?”

“要不这样,你加我的微信,我给你发红包。”王力灵机一动,举着手机又提议说。

“我的手机被大水泡了,不能用了。”怕王力不相信,老板故意地拍了拍自己干瘪的衣兜。

一听老公说这话,妻子越发糊涂了,中午明明还看到他打电话,这会儿手机咋就被水泡了呢?刚才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她就觉得不对劲,看着老公大把大把地往

滋滋响的油锅里放肉丝,分量足足比平时多了一倍,她还劝老公,连续几天下雨,进不来货,少放点吧。老公像是没听见似的,又抓起一大把肉放进了锅里,这才停住了手。

这时,王力还是执意付钱,他回头冲一起吃饭的伙伴问:“哥几个谁带现金了?”

这几个人翻了翻衣兜,不约而同地摇摇头。王力这下也没招了,和老板商量说:“要不我打个欠条吧,完成了救灾任务,我再过来还账。”

一听这话,老板急了:“不就是一顿饭钱吗?啰里啰嗦的,还有完没完?快走,快走!”老板说着,推着王力几个人出了门。

目送着王力几个人远去的背影,老板的脸上漾着笑意,刚转过身,就见妻子左手举着二维码卡片,右手晃动着手机,气呼呼地看着他:“这两样东西是你故意藏在抽屉的吧?你为什么不收他们的饭钱!”

“为什么?”老板沉吟了一下,拽着妻子的手臂,来到大街上,指着穿梭不息的救援人员:“你看,现在咱们这里遭了灾,四面八方的人捐款捐物不说,还第一时间赶来抢险救援,我们免费让他们吃一顿爱心餐,不应该吗?”